见不贤而内自省

赵荣发

近日，上海静安警方查获，参保人员韦某和杜某两对夫妻，3年来持15张医保卡，在市九医院和瑞金、华山、华东、曙光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配药389万元，卖给药贩子，牟利上百万元。

今年上半年，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到“敲承重墙”投诉4000多件，反映一些业主恣意妄为地将一些明令不准敲掉的承重墙敲了个七零八落，而且振振有词，拒不恢复。

不仅上海，日前，北京“宜家”卖场在开展家居体验活动时，有顾客蹭床午休，有小孩在沙发上小便，而记者前往探访时，竟然看到有对情侣躺在展品床上搂抱着看iPad！

乘车不文明行为比比皆是，且常常剑指老人。西安，一名10岁男童公交车上不愿让座，被一位老妇强行拉起；哈尔滨，一名女孩因未给一个老汉让座，被老汉暴打一记耳光；武汉，一位年轻人也因让座问题，被几名老人围殴……

与当今微信圈内一些讲人性、谈高尚的“心灵鸡汤”盛传不衰的现实相比，上述这些不文明甚至违法行为可谓格外刺目，而扪心自问，当大家你来我往地发送这些纯美的“心灵鸡汤”时，又是否当真用以滋养身心，将其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呢？答案未必。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此联为明朝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撰。顾宪成在无锡创办了东林书院，讲学之余，往往评议朝政，他所提倡的“读书不忘救国”的道理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当下，也确有不少“时政潮人”，包括那些思维活跃的读书人，十分关心国家大事，针砭时弊、揭露邪恶，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不过，或许出于网络传播所需要的造势效应，他们在价值取向上往往会出现“以偏概全，指鹿为马”的偏向，也因此，一旦角色转移、身份对换后，有人会忘却了拍案而起的愤慨，对自己的一些不文明行为采取宽恕宽容的态度。

当今为老不尊现象被频频曝光，早已不止于“让座风波”，只是可惜，很少有人问个“为啥”。当今六七十岁的老人，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物质匮乏，其后又逢上“文化沙漠”年代，最该读书的时候读不上书，造反“闹革命”、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身心不全、情绪失落之中，不知不觉就跨入老年时代，如此细细推究下来，呀，他们身上的一些不良行为，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指责是必要的，而指责之间，又觉得，我们不妨多予体谅，更需引以为戒，防微杜渐，让人人皆为“老吾老，幼吾幼”的时代达人。

世象杂谈

事实上，透过片片纷扰嘈杂的表象，我们的周边，又何曾缺少了始终光明磊落、言行一致的优秀者呢？

最近，我与一位文化馆馆长聊天，他和我谈起他的父亲。当年，还在读小学的他和父亲一起外出，看到一位骑车人被一辆卡车撞倒在地，卡车扬长而去，骑车人躺在马路上，挣扎不起。没有片刻犹豫，他父亲大步上前，见其伤得不轻，当即呼来120救护车，父子俩陪同上车，将伤员送到附近一家医院。后来才知道，伤员是位宝钢厂工人，再后来，肇事者被追获，宝钢报记者特意找到他父亲，准备写一篇见义勇为的报道，不料却被他父亲拒绝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不值得报道的！”

文化馆馆长说，“那一刻，我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骄傲”，而我也感同身受——这位父亲，确实是个把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行为楷模。

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埋怨、沮丧、咆哮、责难，这些都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从自身的行为规范做起，从每一件事情做起，我们的社会才能荡涤污垢，我们的生活，才能清风拂面，长久美好。

问道（中国画） 向炯

夜宿泸沽湖

田闻一

暮霭四合，群山隐去。夜宿摩梭人家，入乡随俗。我们在火塘边坐定，一家之主——这家女主人，还有她的相好，当地叫舅舅的，带着他们两个身材婀娜高挑、十八九岁，皮肤黑红、高鼻黛眉亮眼，看不出哪个是姐哪个是妹的摩梭姑娘来给我们敬酒。

舅舅在火塘边一坐，陪我们喝酒，别的就百事不管了。

女主人40余岁，穿红着绿，身着的摩梭服装与藏族服装没有多大差别，高高的个子，丰满合度，漆眉亮目高鼻，玛瑙似的条形脸上满是笑意。两个女儿与母亲酷似。阿妈将两手一摊，对我们表示欢迎之时，也就是向女儿示意。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微微弯腰屈体，手捧极富民族特色的酒碗，准备斟酒，另一个挺直身子，她握在手中的银壶微微弯曲间，一道喷着酒香的雪白稍黄细线，通过弯弯的壶嘴端端注入酒碗中。

她俩呼应、开合、仰迎，映衬，亮出年轻摩梭姑娘细腰丰臀好身材的同时，将泸沽湖摩梭女性特有的温驯、温情、热情也全部带了出来，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们先敬客人，后敬舅舅。

酒斟满，舅舅将手中酒碗一举，要客人请。我声明不会喝酒，沾酒就醉。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抿一抿也就过去了。而摩梭人家实诚，两个敬酒姑娘端起酒碗站在我面前不肯离去，唱起动人的酒歌。

摩梭语我听不懂，陪坐侧的当地朋友翻译给我们听，大意是：“远方的客人来到我们摩梭家，今天不醉哪天醉，今天不唱哪天唱”云云。盛情难却，况且，她们用的是家酿青稞酒，度数低。于是，我试着喝了喝，入口很醇，这就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深入下去，将平时铭记在心的大诗人艾青诗句“酒有水的外貌却是火的性格，是水中包着的火”忘得一干二净。就在我喝下第二碗酒后，酒性突然发作，我醉了，面红耳赤，天旋地转，动弹不得。紧接着最大的欲望是，赶快睡赶快睡去。似梦非梦中，难受之后是难以愉悦的快感。许多的压抑、不快全都化为乌有。我上天腾云驾雾，我下海把蛟龙擒。我敢说敢干，我无所畏惧无所不能……

之后，极度的疲倦袭来，我像一个急速旋转的陀螺，沉入黑甜的梦中。

第二天醒来，已经晚了，是动身启程的时间了，大家都在等我。我后悔不已，我完全忘了昨晚还有一个精彩节目，主人答应我们，晚饭后，带我们上楼去参观她两个宝贝女儿平时根本不示人的花房，我却贪饮误了事。虽然深为遗憾，但也不好意思再去要求看花房，只得认了。

告别了好客的摩梭人，我们的山地越野车，就像休息好了的精灵，跃上了盛夏时节也披着白雪的山头。我恋恋不舍地回过头去，透过车窗，透过高高悬崖边一排哨兵似的路边林带看下去。金色的朝阳在雄伟的狮子山上喷薄开来，让狮子山浮光耀金，显得格外庄严神圣。远处群山怀抱中总面积达50余平方公里的泸沽湖，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闪闪发光。

酒不醉人人自醉，我不禁闭上眼睛慢慢品味。这时，泸沽湖上飘来摩梭人的歌声：

美丽的泸沽湖迎来了朝霞/雄伟的狮子山白云缭绕/善良的阿妈为什么这样高兴/只因为女儿长成才哟

山风拂进车窗，带着雪山的野味和泸沽湖上的芳香。

我确实醉了，深度的醉。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周克希先生记

我第一次读《基督山恩仇记》的时候，是住在原来机关幼儿园底楼教室里的童年时代。实际上，许多参加过意大利大旅行的欧洲作家作品，小说和长诗，长散文和十四行诗集，我都是在底楼天光幽暗的房间里读完的。因为大树遮荫，房间和阳台里都很暗，尤其是在夏天。《基督山恩仇记》点燃了一个被时代擦伤过的小孩子心里复仇的热情，我心中热烈地盼望着基督山伯爵也能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他象征着一个明澄有序的世界，在那里有希望，于是善去了天堂，恶下了地狱。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周克希先生早已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成为华东师大数学系的年轻教师，教授几何学。上世纪七十年代，他那时只是爱读翻译小说，还从未想到过有一天他要改行成为法国文学翻译者，他日后翻译的一部重要的作品，即是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这是一部1907年即被翻译成中文的法国小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另一位在周先生母校任教的经济学教授蒋学模翻译了它的英译本，周先生的初中时代即读过这本小说，并深深为基督山伯爵的故事着迷。作为一个爱读翻译小说的数学系教授，他的偶像是王科一，《傲慢与偏见》的译者，文笔优美清新，忠实于原著的描写与精妙，与傅雷先生一样死于自杀。他特地去看了王科一自杀时用的煤气灶，为他坚决的求死之心惊惧并悲哀莫名。但文笔清新优美的王科一仍旧指引周克希先生最终跟随他，也成为一名职业翻译家。

后来周克希先生从原文逐句再译《基督山伯爵》，首先做到翻译作品时的信与达，他虽是学习数学出身，却对文字非常敏感，他在自己的译文里努力创造如王科一的译文那样的语言意境。那也是翻译文学作品最后的一个信条：雅致。

当我再次读到周译《基督山伯爵》，已是中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当年我读到的版本，选择性地少译了原著将近二十万字。此时，周克希先生的职业生涯也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曾是位不错的数学副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华东师大数学系派往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学。但他却在巴黎高师进修期间，尝试了自己的第一部法文小说的翻译，并决定要转行成为职业翻译家。于是，周先生结束了自己二十八年的数学教学，待自己最后一位几何学研究生毕业后，转行成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名外国文学编辑，编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主持《外国文艺》的作家译坛栏目，同时，用业余时间翻译。

他翻译了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以及《三剑客》，还有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他的译本得到许多读者的赞赏，因为他的译文中也荡漾着一股他这代译者追求的清新与讲究，决不流俗。他热衷于将原文用中文原汁原味地表达出来。他热衷于将译文原文化，而非中文化。他感叹世界上很少有人会像中国的译者一样，肯这样对译文精雕细刻。中国翻译家信达雅的传统，在周克希先生身上，成为一种对文字充满洁癖的不懈追求。

当他翻译的普鲁斯特作品出版时，在新书朗读会上，他特意请听众们吃了《追忆似水年华》中著名的法国甜点心：玛德莲小蛋糕。他也曾中途一度放弃过对《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称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

不忘初心 张屏山

回眸

姚国仪

回眸千次始相逢，待到重逢霜叶浓。西子湖笼堤岸柳，南屏山倚石崖松。醒时漫忆多年迹，梦里空闻半夜钟。再访曾经泛舟处，骊歌一曲玉芙蓉。

九段沙二首

顾方强

长江之沙，历经半个世纪鸣唱，在入海口终化状似金鱼的九段沙。感慨造化神奇伟大。诗以记之。

一

长沙秋荻摇，青鸟出云霄。灯塔擎前岸，香花已远飘。

二

浪里欢歌江海滩，金鱼东进闹龙銮。韶光且歇沧洲外，旦夕风云响巨澜。

国票如今怎么样了

许世德

“国票”是上海国际京剧票房的简称，建立已有26年，但与有的兄弟票房相比，不算太长。票房靠票友支撑，想当年，上海影视、新闻、曲艺、教育、机关、企业等界别的百余位名票都聚集在“国票”，阵容坚强。参与的票友行当基本齐全，尤以老生、青衣居多，老生有唱谭、余杨、马、言派的，以唱麒派的为多，号称有一、二个班之多。青衣有唱程、张派的，还是唱梅派的居多，也号称有一、二个班之多。

上述都是老话，现如今又怎样了呢？还是以两个流派来看，麒派老生票友来票房的不多了，成不了气候；梅派青衣的传承，因“国票”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梅兰芳大师的入室弟子舒昌玉先生，自“国票”建立开始，就一直在票房辅导、带教梅派青衣票友。他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身体健朗，不辞辛劳，“坐镇”票房，只要不出上海，活动日从不缺席，这在票界极为罕见。有人戏称“梅派入室弟子这个头衔是一项无形资产”。所以，“国票”十分兴旺。“长江后浪推前浪”，“国票”的梅派青衣票友，也必然会经历轮替的过程，但接班传承始终没间断过，经常还可以保持在一个班的数字。甚至一些海外的、台港澳的梅派青衣票友，也想方设法，纷至沓来找舒昌玉，以求得梅派的真谛。而在上海的这些跟随舒昌玉学戏的票友，则更幸运，近水楼台嘛！舒昌玉为人低调、谦和，没有一点名人架子，可敬可亲。现在较年轻的一些梅派青衣票友，能觅到这难得的机遇，紧随左右，不放过一字一腔，一招一式，勤学苦练。舒昌玉称赞有加，感到十分欣慰。这些年来，已有三位票友拜在他的门下，其中去年刚拜舒昌玉为师的年轻票友朱莉，工余挚爱京昆艺术，仰慕老师艺德，辗转多处终于缘会。经过4年的熏陶、苦学，如愿以偿拜师门下。最近经老师的指导排练、把场，成功演出了梅派名剧《三娘教子》，“国票”又结出了梅派艺术的硕果。

“国票”除不定期组织票友彩唱外，主要活动是每周一次的“调嗓”又称吊嗓子。吊嗓子就要有文武场伴奏，条件有限的票房往往就减少了武场的打击乐（大、小锣，铙钹），所以氛围就差了。舒适老说过，少了武场，唱起来好像不大有劲。“国票”当前梅派青衣居多，配一席梅派琴师，显得必不可少。事有凑巧，近十年来“国票”的首席琴师沈棨霖，自群文工作岗位转业后，即被“国票”邀请参与，深受舒昌玉先生和票友的欢迎。原来，沈棨霖的父亲就是赫赫有名的上海京剧院京胡名家、当年名琴师王少卿高足沈雁西。说来真有意思，现在沈棨霖为舒昌玉和梅派票友伴奏，而当年舒昌玉为投师梅门，由化妆师顾宝森陪同去马斯南路梅寓见仰慕已久的京剧泰斗梅兰芳面试时，梅大师要听舒昌玉唱一段，当时就是由在场的沈雁西，操琴为舒昌玉吊了一段《凤还巢》的原板。不过一天，顾宝森先生就带来了梅大师答应收徒的喜讯。其中却难忘舒昌玉与沈雁西唱奏合作的插曲。1980年夏，舒昌玉在杭州东坡剧场作示范演出，连演八场《凤还巢》，也是沈雁西专程赴杭为舒昌玉操琴。如今又和沈棨霖碰上了，沈门父子与舒昌玉真是有缘阿。

说来奇怪，沈棨霖有如此家传渊源，却并未子承父业，也仅在工余耳濡目染，熏陶勤学加上天赋，才操起了梅派胡琴。经过钻研，他琴艺突飞猛进，音色清脆、明亮、圆润，托、垫得当，成为沪上票界梅派京胡的佼佼者。更有梅派青衣票友因此慕名来参加“国票”活动。

“国票”的活动，始终遵照各级领导的嘱托，为联络海内外票友，弘扬京剧艺术而尽绵薄之力，维护好“上海国际京剧票房”这块牌子。

十日谈

京剧之家

明日介绍上海“麒麟京剧社”。

夜光杯